

他們 爲祖國而戰



蕭洛霍夫等著
林陵等譯

時代出版社

他們爲祖國而戰

蕭 洛 霍 夫 等 著
林 陵 等 譯



時代出版社

目 次

他們爲祖國而戰.....	蕭洛霍夫著	林陵譯
戰鬥員阿歷克賽·顧里柯夫.....	戈爾巴柴夫著	白寒譯
生命.....	葛洛斯基曼著	水夫譯

蘇洛霍夫
(М. Шолохов)

他們爲祖國而戰

(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

在藍色的、藍得耀眼的天上——一輪像烈火高燒的七月太陽和稀疏的、被風吹開的不像白色的雲片。大路上——分明地印刻在灰色塵土裏的又被汽車的痕跡重新劃過的坦克齒輪的寬闊痕跡。兩旁——宛然暑熱得死去的草原：無力地躺倒的青草，遲鈍地，沒有生命地發着光的鹽澤，遠處丘陵上淡灰色和顫動的暑氣，並且周圍是這樣沉靜，甚至聽得見遠處的土撥鼠的哨聲，和長久在炎熱的空氣中抖動的飛來飛去的蝴蝶子的紅翅的乾澀的嗖嗖之聲。

尼古拉（Николай）走在最前列。他在高地的峯脊上環顧一下，一眼包括所有在爭奪村落之後所保全的人。乾涸的伊爾明（Ильмень）湖。一百十七名戰鬥員和指揮員——在最近幾次戰鬥中被殘酷地損傷了的一團人的殘餘——以密集的縱隊行進着，疲憊地挪移着腿，吞吃着在道路上結成一球一球的野地苦塵。在少校死後担任全團指揮之責的，挫傷了的第二營指揮員蘇姆斯柯夫（Сумсков）上尉也稍微有些顛跛地在路邊跨着步子，捲在褪色的套子裏的，在退却之前方才從第二梯隊裏面找到並卷到團裏的團旗的竿子也在軍曹劉勃成果（Любченко）的闊肩上搖晃，受了輕傷的戰鬥員們繫着被塵埃沾污了的綑帶也都並不落後地在隊伍裏行進着。

在這被擊潰的一團人的緩緩的行動中，在被戰鬥，暑熱，失眠之夜和長期跋涉所折磨了的，但是還準備在任何一分鐘重行展開並重行作戰

的人們的平衡的步調中似乎有一種偉大的，動人的東西。

尼古拉掃視地回顧一下熟識的，瘦削了的和曬黑了的的面孔。在這可咒詛的五天中，一團損失了多少人啊！尼古拉覺得他那熱得裂開的嘴脣抖了一下，趕快掉過頭來。突然襲來的短促的哭泣壓住他的喉嚨，於是他低下頭去，把曬得發燙的鋼盔推到眼瞼上，讓同志們看不到他的眼睛……「我的發條鬆了，完全洩氣了……這都是炎熱和疲倦所造成的」，——他想，艱難地挪動着疲勞的，似乎灌鉛的腿，用全部力量竭力使步子不要縮短。

他現在並不同顧地走着，遲鈍地看着自己的脚下，但是像做固執的夢，在他的眼前又升起各種各樣的，明朗得奇怪地印刻在記憶裏的，作為這次大退却的開端的不久之前戰鬥的畫面。他又看見在山坡上像雪崩似的急進地爬着和轟響着的坦克車，裹在塵埃裏的奔跑着的自動槍員，炸裂的黑色濺沫，四散在田野裏和沒有收割的麥田裏的鄰營的混亂退却的戰鬥員……後來是和敵人的摩托步兵作戰，逃出半包圍的圈子，側面射來毀滅的砲火，被彈片削下的向日葵，把彈痕累累的鼻子埋在淺淺的彈洞裏的機關槍，被打死的一個機關槍手，他被爆炸所拋開，仰臥着，他全身散落着被鮮血奇異而可怕地灑滴着的金黃閃爍的向日葵的花瓣……

那一天德國轟炸機，在這一團所駐地段的後前綫耕耘了四次。敵人四次的坦克進攻都被擊退。「打得很好，但是沒有壓得住……」——尼古拉回憶着，悲哀地想道。

一時他閉起眼睛來又看見盛開的葵花，在它們嚴格行列之間的在疏鬆的土地上葡伏着的兔絲子，被打死的機關槍手……他開始沒有聯繫地想道，葵花所以沒有割掉，大概是因為集體農場裏的人手不夠，在許多集體農場裏現在也聳立着從春季以來沒有割過一次的像雜草似的叢生着的向日葵；那機關槍手，看來確實是一個好青年，否則為什麼戰地死神這樣慈悲，竟沒有把他畸形化，他躺着，如畫地張開手，全身完整，像星棋似的滿身覆着向日葵金黃的花瓣呢？後來尼古拉又想，這都是無聊的話，他還得看到許多被彈片炸成碎片，被殘酷和可怕地毀形了的好青年，至於這位機關槍手——那只是偶然的事情；被爆炸的巨浪所震撼，於是年輕的向日葵花便在四周散落，柔軟地飛到死者身上，拂到他的臉

，像人間最後的愛撫那樣，也許，這是美麗的，但是在戰爭時，外表的美麗看起來是衰潰的，因此這位穿着黑白相間的襪褪了色的軍服的，把有力的雙手攤張在曬熱的土地上的，淡藍的，昏暗了的眼睛沒有視覺地向天直視着的機關槍手，他却長久地記住了。

尼古拉藉意志的加強把不必要的回憶驅散。他決定，現在最好什麼也不想，就這樣閉着眼睛走，用聽覺捕捉步伐沉重的節拍，竭力儘可能忘記背上和兩隻腫腳上的鈍痛。

他要喝水。他知道一口水都沒有，但是他還是伸出手來，搖搖空水瓶，艱難地吞下逃進嘴裏去的濃厚而發粘的唾涎。

高地斜坡上的風，把道路砥了一砥，把塵埃完全掃去和帶去。在這以前幾乎聽不見的，浸沉在塵灰裏的步伐在光光的地面上突然登登地響了起來。尼古拉張開眼睛。已經看到下面的一個村落——幾百座有花園圍繞着的白色的哥薩克農舍，——和一條築有堤防的草原河道的闊帶子。從這裏，從高地上看，明亮地發白的小屋似乎是亂撒在草上的石卵子。

默默地走着的戰鬥員們興奮起來了。已經聽到聲音：

「一定可以在這裏休息了。」

「那自然，一早起走了三十公里。」

尼古拉後面有人響亮地咂一下嘴唇，用軋軋之聲說：

「每個兄弟半桶冰涼的泉水……」

越過一動也不動地張着翅翼的風車，進入村落。赤色有斑的小牛在籬邊懶惰地吃着曬枯的草，不知在什麼地方有一隻母雞拉緊喉嚨地啼叫着，鮮明地紅色的錦葵，在柵欄後面睡眼朦朧地斜側着小頭，大開着的窗戶裏的白簾幾乎看不出地微動着。這樣的安謐和寧靜突然撲到尼古拉身上，他大張眼睛，屏息呼吸，似乎害怕，這熟識的，好久以前曾經看見過的和平安生活的圖畫會突然消失，像暑氣中的蜃樓似的溶化。

在叢生着藜草的廣場上又沉默了，步兵平衡的脚步中斷了。只聽見下垂的，沉重的圓錐花在靴子的皮統上察察有聲，把綠色花粉落在靴子上，給塵埃窒息的氣息釀進花已開殘的藜草花的纖細，感傷的香氣。

戰爭也滑到這迷失在無邊無涯的頓河草原裏的小村落裏來了。在院子裏，作為裝飾貨間的牆壁，停放着醫藥救護營的汽車，街上走着工兵

隊的紅軍人員，堆到頂點的三噸載貨汽車把新鋸的楊木板運到河邊去，在離開廣場不遠的花園裏，佈置着高射砲台。砲就放在樹的旁邊，很巧妙地用青枝綠葉偽裝着，在不久所挖壕溝的凹處放着枯萎的草，靠小路最邊的一尊砲的威嚴地豎立着的砲管被蘋果樹的一根寬大的樹枝信任地擁抱着。樹上密密地掛着淡青色的沒有成熟的小蘋果。

「這不是我們的廚房嗎，米柯拉(Микола)！」●「把鼻子抬得高些」我們又有休息處，又有盛滿水的河道，帶着廚房的貝基卡·李西成果(Петька Лисиченко)，你還要什麼葷菜呢？」

一團人就分佈在河邊的荒蕪的大花園裏。尼古拉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冰冷的，稍微有些鹽質的水，時常中斷下來，然後又重新飢渴地伏在桶邊上。士維亞根切夫(Звягинцев)注視着他，說：

「你也是這樣看你兒子寄來的信：看了一些中斷下來，然後又重拿起信來。我却不喜歡拖延。我是忍不住這一套的。噯，把水桶給我，否則你要脹死了。」

他從尼古拉手裏拿過水桶，抬起，長久地，一口氣地，像馬似的，大口而發響地喝着。他那滿長着紅色柔毛的喉嚨子痙攣地移動着，灰色的鼓起的眼睛幸福地迷縫着。他喝够之後，呷了一下，用軍服的袖子拭拭嘴唇和潮溼的下巴，不滿意地說：

「水倒並不是很好，就是有一樣好，又涼又溼，不過鹽可以再少些。你還要喝嗎？」

尼古拉否認地搖搖頭，於是士維亞根切夫突然問道：

「兒子寄給你的信愈來愈多了，不知怎麼我却沒有發見你有太太寄來的信。你不是鰥夫嗎？」

尼古拉出於自己意外地回答道：

「我沒有妻子。離婚了。」

「早就？」

「去年。」

「原來是怎樣，」士維亞根切夫同情地拖長着聲音。「孩子跟誰呢？你一定有兩個孩子吧？」

● 卽 Николай (尼古拉)。

「兩個。他們跟我母親住着。」

「是你拋了妻子，米柯拉？」

「不，是她拋我……你明白不，戰爭第一天我出差回家，她不在家，走了。留下一張字條便走了……」

尼古拉很自願地講，後來不知怎麼一下子洩了氣，便默不作聲了。他蹙起眉頭，緊閉嘴唇，坐在蘋果樹蔭下面，仍舊是那樣默默地開始把靴子脫下。在心裏，他已經遺憾所說過的話了。

爲了現在，就這樣，無緣無故地，在遇到第一個在他的聲音裏聽得出同情他的音符的人面前坦白陳訴，竟要把這啞口的沒有說出過口的創痛在心裏負載著一整年。他爲了什麼噤舌呢？士維亞根切夫和肚的苦痛經歷有什麼關係呢？

士維亞根切夫沒有看見低垂的，陰暗了的尼古拉的臉，並且繼續問道：「她怎樣啦，這妖精，找到別人了嗎？」

「我不知道，」尼古拉枯燥地回答。

「那就是說，她找着了！」士維亞根切夫確信地說，並且痛心地搖頭。「這些娘們不知是什麼玩意！你是一個漂亮人，當然，也賺很好的薪水，她還要什麼鬼蛋呢？她，這狗娘們，爲孩子着想了嗎？」

士維亞根切夫注意地看一眼被鋼盔遮蔭着的尼古拉的臉，明白不應該再把這談話繼續下去。他懷著一種樸實的善良的人所具有的氣度沉默著，嘆息著，無可如何地把這隻腳換到那隻腳地更移站立著。後來他開始可憐這又高大又有力的人，這和他已經並肩作戰兩個月，並且分嘗悲辛的戰地痛苦的同伴了，想要安慰他，講講自己的事情，於是他坐在旁邊，開口說道：

「米柯拉，你別爲她傷心了。等我們打完了仗，那時再說吧。主要，你有孩子。孩子，老弟，現在是主要的。生活的根本就在他們身上，我是這樣瞭解。他們得重振破壞的生活，戰爭是打得很利害的。女人呢，我坦白地告訴你，是最不可信的人。有一種女人，不管天翻地覆，也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女人是極卑鄙的動物，老弟，我是知道她們的！你看見我上嘴唇上有一個傷痕嗎？也是去年的事情。五月一日我和我的聯合機駕駛員同伴想喝點酒。合家地聚集起來，和妻子們玩樂，手拉風琴

→ 稍爲喝了點酒。當然，我也喝了一點，太太也喝了一點。我的太太呢，告訴你，像德國自動槍兵一樣：假使裝上子彈，在所有彈筒還沒有完全射出去之前，便不肯停止，也要無理弄到。

「出席這次晚會的有一位小姐，她跳『吉伯賽舞』跳得很好。我看著她，興賞著，我對於她絲毫沒有什麼曖昧的或是明朗的念頭，可是太太走近來，擰一把手，套著耳朵竊竊地說：『別看！』我想，這倒是新鮮事兒，要我整晚上閉眼坐着還是怎麼的？我又看。她又走近來，擰一把腿，並且扭轉着，扭得深深的。『別看！』我轉過身去，我想，去你的鬼吧，我決不看，放棄這個愉快。跳舞完了之後，我們便坐席。太太坐在我的對面，她的眼睛像貓眼睛似的，圓睜睜的，冒出火來。我胳膊和腿上的青塊直發疼。我忘了一切，我懷着不滿注視着那不幸的小姐，我心裏想：『爲了你，小鬼，竟要吃冤枉苦！你翻人腿，却要我受罰。』我正在想這一點的時候，太太抓起桌子上的錫碟子便死勁往我臉上摔。目標當然是打中的，我的嘴當時就腫起來。說了你不信，碟子兩半片地搗了起來，我鼻子裏和嘴唇上都冒出血來，好像受了重傷。

「那位小姐當然哎喲一聲驚慌起來，拉風琴的跌倒在躺床上，兩腳又得比頭高，笑着，用討厭的聲音高叫着：『用茶鼎打他，他的招牌還挺着！』我看不見光亮！我站起來，就對她，對我的太太連娘帶媽地罵。我說，『你這蠻婆娘，做的什麼事，我把你媽也這樣那樣？！』她用安靜的聲音回答說：『別一眼不眨地瞪她，紅髮鬼！我警告過你了。』這時我稍爲鎮靜了一些，坐下，對她很有禮貌地，稱呼『您』地，我說：『娜斯達茜雅·菲麗波夫娜（Настасья Филипповна），你就這樣顯示您的文明嗎？當着人家的面用碟子摔人，從您方面說，甚至是很不雅觀的，請您注意這一點，我跟您到家裏再細細地談罷。』

「噯，很明白，她把我整個節目都毀了。嘴唇打成兩開，一顆牙齒搖動，繡花的白襯衫沾上了血，鼻子腫起，並且向一旁歪了一點。只得退出團體了。我們站起來，告別，請主人們原諒。大家也照樣都回家了。她走在前面，我像有過錯的人走在後面。可咒咀的她，一路上走得很精神，可是一跨進門檻，便拍地昏倒了。躺着，也不呼吸，她的嘴脣像甜菜根一樣紅，左眼縫成一條縫，不，不，還朝我看看呢。噯，我想，

這已經不能再罵了，怕這娘們要發生什麼禍事了。給她澆了水，總算逃去死的悲哀。但過了一會她又昏倒了。這一次連眼睛都不看見了。又倒一桶水在她身上，她醒了，高叫起來，流出眼淚，跳腳。

「她說：『你是這樣的玩意，把我一件新絲衫給弄壞，都給澆上水了，現在洗不乾淨了！變心的人你對於隨便什麼女人都釘住眼睛看！我不能跟你這不是人的過下去了！』——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噯，我想既然跳腳，並且還想起衫子，那就是說活轉來了，那就是說冬眠過了，親愛的！

「我坐到桌子跟前，抽煙，看着——我的親愛的爬起來，爬進箱子，收拾自己的財產，打成一個包裹。領着包裹走到門跟前，說：『我離開你了。我到我妹妹那裏去住了。』我，當然，看得出，是魔王纏住了她，現在違背她的話是不行說的，所以也就同意了。我說：『你走吧，你在那裏過得好些。』她說：『哎呀，原來是這樣。你對我的愛情原來是這樣，你連留都不留我了？這樣我就那裏也不去了，我現在就上個吊吊死，好把你這狗樣的，良心苦惱一輩子！』」

被回憶所興奮了的士維亞根切夫摸出煙盒，微笑着，搖着頭，開始捲煙捲。尼古拉手裏拿着被汗出得發軟和發熱的腳布，也微笑着，但是睡朦朧地，懶洋洋地。應該走到井跟前，把腳布洗洗，但是他不願意打斷講故事正講得高興的士維亞根切夫，並且也沒有力氣站起來，烤着太陽去走。士維亞根切夫抽着煙，繼續說：

「我想了想，便說道：『那有什麼呢，娜斯達茵亞·菲麗波夫娜，上吊吧，繩子就放在箱子後面。』她把她的包裹扔掉，抓起繩子就往小房間裏走。把桌子一推，一頭繫在曾經掛過小孩搖籃的鉤子上，另一頭打一圓結，套在自己的頸項裏。她並不從桌子上跳上來，而是彎着膝，用下巴掛在繩結上，發着沙啞的聲音，好似真個要窒息死了。我坐在桌子旁邊，通小房間的門幾乎是開着的，這全部景緻我甚至於看得很清。我等了一會，然後高聲地這樣說道：『噯，謝謝上帝，大概，她已經吊死了。我的罪受滿了！』哎呀，她從桌子上往下一跳，握着拳頭跑到我跟前：『假使我吊死了，你就這樣高興了，是嗎？！你原來是這樣個好心的丈夫？！』費好大的勁才把他平下心去。好像有一隻手把我的醉意給拿

走了，晚上白喝了幾乎有一立特的伏德卡（Водка）酒。這役戰爭之後我坐着想道：人們跑到戲院裏去看戲，我家裏却有下花錢的自個兒的演出。把我笑壞了，但心裏真是不快樂。

「看，女人——這魔鬼的種子——能攪出那樣的玩意！還算好，那夜孩子不在家：我已經把他們帶到母親家裏去玩了，否則會把他們嚇得要死。」

士維亞根切夫沉默了一會，然後又說起來，但是已經沒有以前興奮了：

「米柯拉，你別以為，我跟太太一生是這樣生活的。只是最近兩年她才給我弄壞了的。我老實說，她是被文學弄壞了的。」

「像人家一樣地生活了八年，她當曳引機的接鉤員，從來沒有昏到過，隨便什麼花樣都沒有做過，後來讀各種文藝書讀上癮了，從此便開頭了，弄到了這樣的智慧，不隨便說話，話裏總帶着古怪的字眼，這些書這樣迷住她，夜裏通宵都讀，白天走起路來像搖頭母羊，她老是嘆氣，手裏的東西老是往下掉。於是有一次嘆嘆氣，嘆嘆氣，嬌揉地走到我跟前，說道：『你呀，萬尼亞（Ваня）。也跟我講這麼一次崇高的愛情。我從來沒有聽見你說過像文藝書裏所寫的這樣溫柔的字句。』我甚至可惡起來了，我想：『讀昏了！』我對她說：『你發胡塗了，娜斯達茜雅！我跟你過了十年，養了三個孩子，我怎麼現在無緣無故的一定要跟你講什麼愛情呢？而且我的舌頭已經轉不過來說這種話了！我從小就沒有對誰講過溫柔的話，老是用手行動，現在我更不幹了，我已經不是你所想的那樣傻瓜了！』我並且對她說，『你有得讀那些蠢書，還不如看看管孩子好。』孩子們確實荒廢了，在外面瞎跑，像沒有管教的野孩子，骯髒，拖鼻涕，而且家務也弄得顛顛倒倒。」

「你想想看，米柯拉，難道這算回事情嗎？我，當然，我並不反對文化消遣，自己也歡喜讀讀好書，關於技術，關於摩托的這一類書。我曾經有各種很有意思的書：關於照料曳引機，關於內燃摩托書，靜止機上裝置第什爾（Дизель）●機，至於關於聯合機的書，那更不用說了。曾經許多次請求：『娜斯達茜雅你就看看關於曳引機的書吧。是一本

Diesel，德國慕尼黑黑人，發明內燃摩托，

很有趣的書，有圖畫，有表格。你應該知道這些，你是曳引機的接鉤員。』你想，她讀了沒有？見鬼！她看見我的書就掉轉頭去，像鬼逃避香一樣，得把文藝書給她讀，並且要這樣的，要從裏面爬出愛情來，像罐子裏冒出氣來。無論是罵，無論是好好懇求，都沒有用。打她——我一生沒有打過，因為我在學會開聯合機之前，做過六年打鐵的，我的手勁非常之大。

「就這樣，我的老弟，我們的家庭生活一直像癩子似的進行到我被召入軍隊的時候。你以為，現在，在分別的時候我輕鬆些嗎？那才不對呢！我坦白地，也是祕密地告訴你——我跟我的娜斯達茜雅·菲麗波夫娜怎樣也沒有通上信。不成，就是這麼回事，即使賠着眼淚哭！你自己，米柯拉，知道，我們這裏，在前綫，每一個人都高興接到從家裏寄來的信，把信出聲地一個人讀給另一個人聽，你也會給我讀過兒子寄來的信，但是我卻不能對誰讀妻子的信，因為我怕害羞。還是在哈科夫（Харьков）城下，曾經接一連二地接到過她三封信，每一封信都是這樣開頭：『我親愛的小雞！』我讀了，——連我的耳朵都好像被火燒着了。這個小雞的字眼不知她從什麼地方挖出來的——我就轉不過腦經來，一定是從文藝書裏來的。噯，就像人家那樣寫多好。——『親愛的葛尼亞』，或是別的什麼樣子，她却寫『小雞』。在家的時候老是叫我紅毛鬼，一到了前綫，又立刻做成小雞了。在所有的信裏都是忽忽地帶帶地報告一聲，孩子們活着，健康，耕種發站沒有特別新聞，然後是連篇累牘地大談愛情，並且是用這樣難於瞭解的，書本裏的字眼，我看了甚至於腦袋裏發胡塗，眼睛裏打圓圈……

「我把這些難於忍受的信接連讀了兩遍，我讀得簡直像喝醉酒了。第二分隊裏的史留沙列夫（Слюсарев）走近前來，問道：什麼，太太寫什麼新聞來了嗎？我趕快把信藏到口袋裏，只是用手向他一揮，叫走開，意思是說，親愛的人，你別刺戟我吧。他問：『家裏都好嗎？照面色來說，我看出，你有不幸的事情。』我對他說什麼呢？我想了一想，說道：我的祖母死掉了，於是他安心了，走開了。

「晚上我坐下來，給妻子寫信。請向孩子和一切親戚們問好，關於自己的職務只是等因奉此地寫了一些，後來我寫：請不要用各種各樣的

綽號來稱呼我，我有我自己的教名，也許在三十五年以前我是「小雞」，但是現在已經是充分大雄雞的樣子了，而且我的體重——八十二公斤——完全不適於「小雞」。我還請求——你別再寫這一套愛情吧，不要毀壞我的健康，多寫些耕種機站的事情進行得怎樣，朋友中間有誰是留在家裏的，新站長工作得怎麼樣。

「在緊靠退却之前，我接到回信。我拿起信來，手直發抖，——拆開一看——我又發燒了！——

「她寫道：『你好，我喜愛的小貓！』以下又用四張練習簿紙寫到愛情；關於耕種機站——一字都不提，在一個地方不是叫我伊萬（Иван），而是什麼愛德華（Эдуард）^①。我想，這娘們達到極點了！看來，一定是從基本上抄來的這一段關於可惡愛情的談論，否則她是從那裏發掘來的什麼愛德華呢，並且這裏為什麼有這許多不同的標點呢？她生來就不懂得這些標點，她在這裏却把標點寫了這許多，簡直數都數不清，任何麻子臉上的麻點總要比她一封信裏的標點要少一些。綽號呢？先是「小雞」，後來是「小貓」，我想，以後還有什麼呢？也許，在第五封信裏，她要叫我「特列淑爾」^②。或是還有什麼雄狗的綽號吧。我怎麼，是生在馬戲團裏還是怎麼的？我曾從家裏拿一本關於曳引機“ЧТЗ”^③，隨身帶着，以便要讀的時候拿出來，——我想從這讀本上抄兩頁下來，寄給她，作為向媳婦的報復，後來又想開了。她要惱怒的。為了戒去這些惡毒的癮，應該對付她一下……你給我想些什麼辦法，米柯拉？」

士維亞根切夫看了看同伴，悲哀地咂了咂嘴。尼古拉肩背着地，甜甜地睡着了。在他的黑色的下垂的鬍鬚之下，白白地顯着不整齊的牙齒，在掀起的嘴角上，仍舊遺留着皺紋——沒有來得及從嘴唇上跑走的微笑的影子。



尼古拉不久就醒來了。輕風吹拂着蘋果樹的葉子。神奇地變化着的

- ① Edward. 英美入常用的名字，
- ② Tresor, 法文，是「寶島」的意思，普通用來喚狗，
- ③ 是 Челябинский Тракторный Завод——赤洛賓曳引機工廠——的縮寫。

光彩在草上推滑過去。不遠的地方有雄鷹啼叫，曳引機摩托排氣地激烈地工作着，蓋過牠的啼聲。聽到小胡同裏有說話聲，哭聲，然後有人用年輕而響亮的次中音喊道：

「我告訴你，蠟燭糟透了。鰐典輪匙在你那兒嗎？拿到這兒來，親愛的！拿來，魚眼睛！」

花園裏發出枯草，烟，焦飯，氣息。行軍灶旁邊，站着尼古拉的好朋友攻坦克員彼得·洛巴興（Петр Лобахин），廣寬地叉開着彎腳。他抽着烟，懶惰地和廚子李西成果對罵着。

「又燒飯了，栗色闊馬？^①」

「又。你可別罵人。」

「你的飯在我什麼地方，^②明白嗎？」

「它在你肚什麼地方，關我的屁事。」

「你不是廚子，簡直是，鬼才知道是什麼玩意。你什麼理想都沒有，你腦袋裏連一個好念頭都沒有。你的腦袋就像一隻空鍋子，裏面只有一個嗚嗚的叫聲。難道你不能在這個村子裏不讓主人看見地討來一隻羊或是一隻豬嗎？也好熬點好吃的菜湯，再預備第二道菜……」

「別說了，別說了，我們聽過這種話！」

「三週星期以來，除了麥飯之外，沒有從你手裏得到什麼別的，有身份的廚子是這樣做嗎？你是皮匠，不是廚子！」

「你怎麼，要肋條肉吃嗎？或者，也許是要豬肉餅子吧？」

「把你做肉餅子，倒是很合適的材料，可以像第二級庶務官^③那樣吃得胖胖的！」

「你小心點，彼基卡^④，不看見我手頭有開水……上醫藥救護營去過沒有？」

「去過。」

「噯，怎麼樣？」

① 罵人的話。

② 說此話時，俄人每指喉嚨，意謂不能下肚。

③ 在軍隊中當這種差使，總在後方，管食物，可以大吃大喝。

④ Петька, Петр 的卑稱。

「不怎麼樣。」

「你為什麼去？」

洛巴興假裝打呵欠，沉默了一會。微笑着的李西成果兩手又在腰裏，看着他，等候回答。

「就這樣隨便去的，找朋友的，」洛巴興隨便地回答。

「那裏有一個很漂亮的姑娘……沒有上鉤？」

「我也沒有想去釣呀。」

「噯，你這可別說了！我看見你用草擦靴子，用布頭擦獎章。連獎章也沒有用吧？它怎麼會對你有用呢？比方說，假使你有了勳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否則，你想想看，英勇獎章，誰沒有見過！那種地方，老弟，單有這種獎章，是去不了的。」

「傻瓜，」洛巴興沒有惡意地說。「我告訴你，我腦子裏簡直絲毫沒有存這種念頭，就這樣隨便在村子裏走過。吃了你的飯菜，簡直不大要玩了。近來我憔悴到這個地步；甚至做夢都不夢見太太了。」

「那末你做的什麼夢呢，英雄？」

「做的素夢，夢見各種像你的麥飯之類的討厭東西。」

「他們歡喜嚼舌，」尼古拉私下想，稍為抬起身來，把發腫的手放放好。

洛巴興走到他跟前，開玩笑地鞠一個躬。

「安息得怎麼樣，可敬的密斯特史特列里錯夫(Стрельцов)？」

「去跟廚子談談吧，我頭疼，」尼古拉皺眉說。

洛巴興眯縫起光亮的強盜似的眼睛，會意地搖搖頭。

「一切顯然：由於我們的退却而起的消沉情緒，炎熱和頭疼？我們去，柯里亞^①，在吃飯以前先洗個澡，否則一會又要出動了。我們的同伴不肯從河裏爬出來。我也要洗一下有罪的身體。」

尼古拉跟洛巴興要好不了多久。在爭奪「光明之路」國營農場的那一仗裏他們的壕溝是排在一起。洛巴興是隔夜隨着最後的補充到團裏的，尼古拉初次是在工作中看見他。攻坦克員燒着兩輛坦克，把它們縱近一百五十到一百公尺，但是在第二號開砲員被打死的時候，洛巴興把射

① Коля, Николай 的愛稱。

擊緩了一下，於是第三輛坦克，開着火，越過攻坦克員的壕溝，用全速率衝向砲隊的砲位。跪着的尼古拉，用顫抖的手扳動自動槍的開盤。他看見，坦克齒輪下面的黃色泥土倒在洛巴興的壕溝裏，他以為攻坦克員死了，但是過了幾秒鐘，從半坍塌的壕溝裏，從黃黃的，還沒有來得及落下的塵霧裏，伸出一支長長的槍桿，指向衝進着的坦克方面，拍地一槍，在突然停下的坦克的黑甲上像蜥蜴似的穿出火焰來，然後又冒出濃密的黑烟。幾乎是同時，洛巴興喊了一聲尼古拉：

「喂，留小鬍鬚的棕色人！你活着嗎？」尼古拉稍稍伸出頭來，看到洛巴興紫紅色的，兇惡的，塗着黃泥的臉。

「你為什麼不射擊你靈魂的棺材？！你不看見，它們在爬着嗎！」洛巴興怒喊，野獸似的瞪出光亮的眼睛，指着那些沿着田畦爬進的德國人。

尼古拉用第一排短促的射擊，削去叢生在田畦脊上的雛菊的頭，再低些射擊，穿過他自動槍的憤怒的抖動，愉快地聽到劇烈的，重複兩次的叫聲。

戰鬥之後，晚上，洛巴興走進地窖。他注意地環顧一下紅軍戰士們，問道：

「朋友們，你們這裏有一位留小鬍鬚的棕色人，很美麗的，有些像英國大臣安東·艾登（Антон Иден），在那？」

尼古拉轉臉朝火光，洛巴興看見了他，事務地說道：

「我總算找到你了！來，老鄉，出去，到新鮮空氣裏去抽口烟。」

他們坐在土窖附近，開始抽烟。

「你把最後一輛坦克打得很機靈，」尼古拉說，一面在昏暗中細看攻坦克員晒焦的，煉磚似的紅臉。「我以為，你們兩個人被土壓死了，一看——槍伸出來了……」

於是洛巴興玩笑地打斷他的話：

「你看，我料到就是這一套……你讚美我的工作，為什麼你自己不開槍呢，當坦克在我的壕溝上面踐踏過去的時候？在我沒有罵你之前你為什麼不向自動槍員射擊？我需要你的讚美，就像死人需要芥子帶。」

●●俄國民間丹方，用芥子糊在肚皮上，可止肚痛。